

唐文華

關公走進實驗劇場

如何在實驗劇場中演出最為講究的「關公戲」？台灣國光劇團與香港進念·二十面體聯手打造的實驗京劇《關公在劇場》，去年在香港演出後好評如潮，今年又受「2017搖滾中樂節」之邀再次訪港。

劇中飾演關公一角的，是有「當代台灣京劇鬚生第一人」美稱的唐文華。從曾經排斥關公戲，到如今演出關公的一生，唐文華說，關公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心路歷程，才是該劇最動人之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主辦方提供

唐文華說，要形容京劇中的「關老爺戲」，莫不「講究」二字。

首先，表演的儀式感——講究。關聖帝君是民間信仰的「大神」，沒人敢在台上胡來。國光劇團藝術總監、《關公在劇場》的編劇王安祈就曾說，任何演員演關公都要齋戒沐浴，戲班演關公死亡的戲都會有心理禁忌。「演關公的演員，演出前要虔誠肅穆、正心誠意，從進台化妝開始，除了要向關老爺拜拜，在後台就要整個進入關公的狀態，要非常謹慎和小心。關老爺的卸妝，抹下油彩的紙觀眾都會搶，因為是神明的東西，帶回家可以保平安。觀眾也像是要來參與儀式的，我們來看關公戲的時候不會嗑瓜子、吃糖炒栗子，不會輕輕鬆鬆，心情一定是嚴肅的，因為我們看的是英雄，是戰神，是我們敬仰的神明。到了關鍵的地方，比如關公敗走麥城到最後自刎的一刻，觀眾是屏氣凝神、非常不捨的。」

其次，一整套的表演藝術——講究。「朱面、綠袍、五髯、紅纓」的形象，加上周倉、馬童（赤兔馬）、青龍偃月刀和關字旗，鋪排出關老爺震懾全場的威儀氣勢；再加上一整套文武交替、複雜精彩的唱念做打，其中更不乏例如馬童翻滾和周倉噴火等高難表演。

此外，對演員的要求——更講究。關老爺在觀眾心中有特定的完美形象，演員的形象要符合，不管是體力還是聲音，都要有充沛的能量，不然不僅扛不起那幾十公斤的行頭，更完全鎮不住場。「要夠power、夠氣場，太瘦不行，太矮不行，聲音太細也不行。」唐文華說，飾演關老爺，要經過刻苦的練習，不斷調試自己的體力、耐力和聲音，「關老爺介乎生和淨之間，他的聲音是另外一種剛強，又有穿透性、爆炸性，那種能量的釋放。必須不斷去反覆練習。（演他）可謂是人前顯貴，背地受罪。」

將關公還原成「人」

唐文華二十來歲時就開始應老師的要求挑戰關公戲。「每次出戲的時候都要有文有武，比如後面要唱《擊鼓罵曹》，前面就會要我唱《夜戰馬超》，一個武生，一個老生。後面要唱《曹操逼宮》，前面就先要把《單刀赴會》唱了。先是關公的形象，在休息後又變成漢獻帝，一個晚上的反差，就是要展現你多能量的藝術張力，讓觀眾了解到你可以挑戰那麼多。從二十多歲時老師就這樣調教我，不是專門唱關公，而是關公為副，



■唐文華上妝。



■唐文華在排練中。



■演出中特別設計了「說書人」的角色。

後面才是我的主戲。後來演出關公也是搭配地演，大多是短折子戲。」

2011年，他的五十專場更挑戰《群借華》。一個晚上「一趕三」，在《群英會》中演魯肅，《借東風》中飾孔明，《華容道》中表關羽，且換場的時間十分急促。「老師就覺得這個要挑戰，沒有人這麼演過。三個不同的角色，非常非常有意思，但非常非常累人，體力上，形象上都是很大的考驗。三種不同的男人，由一個人在一個晚上呈現，聲音、表情、內涵，舞台上的藝術展現要給觀眾清楚地呈現出來。」

表演盡顯功力，讓人擊節讚賞，王安祈也說，唐文華的「紅生」關公戲在當前的台灣劇壇幾乎獨一無二。唐文華卻說，自己向來對關公戲最是排斥，「怕演不好，壓力太大了。」他笑說，「關老爺是有禁忌的呀，如果演不好，人會倒霉不走運，很多年起不來的。所以我雖然演過，但不是那麼喜歡演老爺。」況且，除了關老爺，他還要演其他角色，經過關老爺戲的打磨，聲音爆開了、肢體強化了，還有眼神，「收不回來」可怎麼辦？

這一次，他接下《關公在劇場》的重擔，再三思索打磨，在現代劇場中呈現出一個有血有肉的關羽。特別的，是，演出不僅通過「過五關斬六將」、「水淹七軍」、「敗走麥城」來呈現關羽由人成神的一生，更抽離出來，用現代實驗劇場的方式重新設計空間、燈光與音樂，將劇場如何演關公的過程鋪陳在觀眾面前。觀眾不僅可以看到精彩紛呈的關公戲，更可透過劇中「說書人」的視角了解演員演出關公戲的心理禁忌，亦可在傳統關公戲、現代劇場的台前與幕後等多重空間中自由遊走窺探。當台上的關老爺包裹在胡恩威

所設計的數碼影像中嗟歎一生、直問蒼天時，觀眾不覺突兀違和，反而感到空曠的舞台上如寒冬蕭索，獨留蒼涼在心中。

相比起過往多以折子呈現的關公戲，《關公在劇場》嘗試描畫關公完整的一生。這種描畫不是單純的整合和匯總，而包含著王安祈將關公從神還原為「人」的念想。劇中的關公有忠有義，卻也驕傲自大，這才導致敗走麥城。唐文華說，以往的折子戲，如同展現關公生命中一塊塊燦爛的光點，《關公在劇場》短短不到100分鐘，卻讓人看到關老爺也是人，會犯人所犯的錯誤，而他最後從內疚、自責到救贖、豁達，這才有了意境上的提升。

培養觀眾 也培養年輕人

頂著壓力演這個多小時近乎獨角戲的關老爺，唐文華不僅是挑戰自己，亦是希望為京劇的後輩年輕人做榜樣。「不光是看我們的作品，而是讓年輕人看我們的創作過程。人本身內在的涵養如何提升，文學修養如何提升，以及和別的創作人之間的溝通和協調，甚至是自我藝術上的取捨如何拿捏……這些從排練場都會慢慢看到。」

唐文華說，藝術家本就是孤獨，亦要受得起孤獨，能享受孤獨。「我們在自己的房間背唱背詞，修唱修詞，二度創作、三度創作，統統是孤獨的，像瘋子一樣，這些是沒有辦法和別人分享的。」

而京劇的路途尤其孤獨。

他10歲學藝，早年考入復興劇校，後又師承台灣「四大鬚生」之首胡少安。從藝四十多年，驕然回首，身邊的同學朋友早已相繼離開追尋別路，仍在舞台上的唯剩他一人。「年輕的時候沒想那麼多只覺得要把這行幹好，那時上面的老師還很多，角兒還很多，沒想到若干年後回頭一看，前面沒人了，後面都還這麼年輕！這很可怕。」所以現在的他尤其重視對後輩的影響與藝術的傳承，「除了演出能感染他們，看到我們的堅持和對細膩表演的掌握，還希望他們能夠加一點喜愛、一點執著，盡快地走進來。有什麼需要的，只要你發問，我們沒有什麼藏私的。」

「重要的是，好的藝術一定要留下來。」唐文華如此說。

《關公在劇場》

時間：9月16日 晚上8時15分

9月17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周末好去處

「電影・社群・百年嶺南洪拳」展覽

今年的「香港文化節」帶來重點活動「電影・社群・百年嶺南洪拳」展覽，透過傳統與科技的融合，探視中國最著名的武術體系之一，同時在香港傳承流芳已過百年的武學——洪拳。除了展示功夫作為體育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以及對電影及多媒體創作的影響，更重點探討香港兩大武術世家——林世榮師傅及其後代，以及劉家良師傅（曾任演員、導演）及其父親劉湛師傅。前者致力推動華南傳統武術現代化、系統化，所創建的武術體系蜚聲國際；後者則對功夫影壇貢獻良多、影響深遠。透過林氏、劉氏兩個傳奇武術家庭，本展覽追溯民間武術、功夫電影在香港70年來的雙線軌跡。



洪拳大師林鎮輝師傅

展覽獲林世榮洪拳研究院以及天映娛樂有限公司慷慨借出珍藏及授權，觀眾可欣賞大量洪拳攝影紀實、拳譜，更會以三維多媒體技術栩栩如生地重現武術大師林世榮師傅的精彩表演。另會展出多套劉家良師傅導演的邵氏電影海報、劇照以及電影片段。

日期：即日起至9月25日（星期一、星期三至星期日上午10時至下午9時）

地點：香港視覺藝術中心展覽廳

費用：免費入場

Music In Town 為音樂注入繽紛力量

顏色除可用眼睛欣賞，還可用耳朵細聽，新城市廣場的年度音樂盛事 Music In Town 將以「音樂光譜」作為主題，連續4個星期日，匯聚多個國際及本地音樂單位的力



兩屆美國格林美音樂獎得主梁建生

量，將音符化成紅色、綠色、粉紅色，為音樂賦予不同色彩！4大音樂單位將於9月24日為活動打響頭炮，先有電子音樂界「高湯馬友友」之稱、兩屆美國格林美音樂獎得主梁建生（Dana Leong）越洋到港，以電子大提琴演奏出Jazz、Funk、HipHop及Classic多元化音樂。再有被譽為「小提琴及電音新星」的莫曉霖（Olivia Dawn）以古典及電子小提琴延續電音的激情，帶來非凡的動感節拍，兩位音樂家更首次以電音跨界聯手演出，

為今年度音樂盛事揭開序幕。此外還有載譽歸來的The Strings Amarta及最近備受矚目的年輕樂隊FunDamentals聯手現場演繹古典及流行音樂，帶來不一樣的音樂匯演。10月1日及10月8日連續兩個周日，音樂人伍卓賢（Yin Ng）及盧宜均（Anna Lo）將帶領CANTONE帶來全人聲無樂器伴奏演出，本地創作組合小塵埃（Li'Ashes）、TREKKERZ也會帶來精彩演出。至於10月15日的閉幕表演，則由張敬軒聯乘香港城市室樂團獻上壓軸演出。

日期：9月24日至10月15日
地點：沙田新城市廣場1期3樓拱形玻璃天幕廣場
網址：www.newtownplaza.com.hk

「塗出Teen梯」嘻哈文化躍動樓梯

今年由香港藝術館之友贊助、香港藝術館影拍協會嘻哈學校一起舉辦夏日藝術活動2017—「塗出Teen梯」活動，青年組與少年組兩幅分別以「香港文化特色」及「Hip Hop 嘻哈元素」為主題的作品，於即日起在香港體育館及大埔海濱公園的樓梯展示。活動共有35位來自不同背景的中、小學生參與，在為期兩周的工作坊裡，由專業插畫設計師悉心教導，把在創作過程中得到的啟發演化為藝術作品。掌握創作技巧之餘，也

學習勇於面對困難及尋找解決方法。學員亦把個人的創作元素與其他學員的作品融合為一體，互相學習及接納各方意見，一同創作兩幅塗鴉作品，為香港體育館及大埔海濱公園的樓梯增添活力和姿采。



技巧掌握好 感情未深刻 —台中作曲交流盛會追記

匆匆飛到台中四個晚上，出席由台灣交響樂團主辦的「音樂創作與發展座談會」。台交創立於1945年，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交響樂團，自2008年起舉辦「青年音樂創作競賽」以鼓勵原創，2009年開始更在創作競賽期間舉辦音樂專題座談會，邀請樂界前輩與新秀共聚一堂，分享創作心得，為下一代作曲家提供有增值機會的活動。

今年除了筆者，還邀來台灣的游昌發、林進祐、林京美、謝宗仁，旅奧作曲家施捷，美國的黃思瑜、蔡凌惠，德國的沈龍龍等多位作曲家及專家學者共同與會交流。此外，也邀請了決賽音樂會的指揮范楷西及台交多位團員共同面對面進行音樂交流，將寶貴的經驗分享給所有參與的學員。

座談會的專題講座有十二個，由8月17日至20日，首天施捷主講「藝術中的生命，生命中的藝術」，謝宗仁主講「《楓之絮語》給木管五重奏中的對稱性結構」，游昌發主講「布魯克納交響樂」，蔡凌惠主講

「為傳統器樂創作之實踐」，筆者則以「全球化網絡化，音樂發展前瞻」為題，以多個近期的作品作為實例，提出個人對音樂創作發展趨勢的看法。

第二天有林進祐主講「淺談《武滿微》作品的和聲」，黃思瑜主講「談交響台灣委託創作《結》」，林京美主講「跨樂藩籬：我的創作歷程」，沈龍龍主講「現代音樂的『可聽見性』」。第三天施捷主講「理想-學習-實踐」，筆者主講「中西音樂結合開拓新空間初探」，同樣以近期中西樂團結合的一些實例，提出兩者結合成為混合樂團發展新的音樂空間的可能性，及會碰到的困難。晚上舉行座談會「指揮vs.作曲家」，2017青年音樂創作競賽決賽評審與指揮范楷西、台交團員、作曲家對話。第四天最後一講由游昌發主講「傳統與現代音樂之交融——《蛇郎君組曲》」後舉行綜合座談會，劉玄詠團長主持，所有與會專家學者與出席學員對話。

整個座談會活動都安排在樂團行政大樓研習中心舉行。至於「青年音樂創作競賽」的決賽音樂會則安排在樂團大約五百個座位的演奏廳舉行。該項創作競賽鼓勵16-45歲的作曲家以管弦樂團作品參與競技，今年收件多達二十八部，是過去各年的兩倍多，經評審委員審慎遴選出五位作曲家的作品進入決賽。入選作曲家各有不同學習背景與創作理念，最後並由觀眾投票選出最具人氣之「觀眾票選獎」，樂團樂手亦票選出最受樂手歡迎的作品。

上半場三首作品，高愷怡《潮》、王之筠《願末之遠》、呂佾庭《玫瑰追憶》；下半場陳立立《落葉之後》、和翁鈺庭《Skeeb 幾何鑽》。五位作曲家的年齡由廿二歲至三十三歲，五首作品都有鮮明的標題，但音樂會後卻有評委以很簡單的評語回應了這幾首作品，那就是「五首作品仿如是一個作曲家所寫的五個樂章」，言下之意，各首樂曲風格接近。確實，這幾首作品的風格都可以說



■台交青年音樂創作競賽，范楷西指揮決賽音樂會的現場。台交提供

是「非傳統」、「非民族」性的「國際性」風格音樂，很少旋律線，多強調節奏、色塊的變化，亦懂得掌握力度上的強弱對比，但多在樂曲開始，營造出鮮明對比性的音響後動力感便消滅下來，同時，很多時候，和聲亦寫得太滿。可以說，各人在作曲技巧上都有很好的掌握，能創作出「很不傳統」的音樂風格，欠缺的則是深刻動人的感情，也就是不夠「血肉」。

其實，不同樂曲中都有切合標題的音樂形象，陳立立的《落葉之後》便有「落葉」與「蝶飛」的意境，但仍較浮面，少了點讓人感動的情感，這其實亦正是五首作品共通的弱點所在；儘管不少現代音樂的冷感感已大大減少，但動人的情感深刻的張力亦闕如。

最後唯一能進入決賽的男性翁鈺庭能贏得

亦無旋律感，強調音響性，但仍能聽得到相對較多的情感在內。

亞軍則由陳立立的《落葉之後》獲得，季軍是高愷怡的《潮》，佳作獎為王之筠的《願末之遠》，以上獎項各可分別獲授權金新台幣20萬、10萬、5萬及3萬元；《願末之遠》同時獲得「團員票選獎」暨授權金新台幣3萬元。

這次競賽雖然有五首樂曲進入決賽，但獲得評分的卻只有四首，原因是其中一首決賽作品，呂佾庭的《玫瑰追憶》演奏時間僅約八分鐘，與比賽規定的十至十五分鐘有較大的差距，也就被作為「違法」處理了，這種「低級錯誤」本不應該出現，卻又正是學習成長過程中往往都會交的「學費」。

文：周凡夫